

建築界的西遊記（譯註：Journey to the West 原為《西遊記》的英文翻譯，此比喻亞洲建築設計師如今來到西方引領建築風騷）

知名亞洲建築設計師如今雙雙執掌傳統上以歐洲為中心的兩家美國建築學院。一探這些大師如何調教出新世代的美國建築師

07-29

乍看之下，洛杉磯可能是一般人最不可能前往尋求建築靈感的地方：因為這兒東拼西湊般的停車場和成排商店，而造型一致搭配的仿地中海社區則彷彿巨大地毯般覆蓋大地，而這一切都由八車道高速公路網絡交織在一塊兒。

不過，如果湊近仔細端詳，你將不難發現草木繁茂的山坡上點綴著大膽的建築，包括了萊特設計、外型類似馬雅寺院的住宅，約翰·勞特納（譯註：為萊特弟子，建築設計風格以大膽著稱）在一九六〇年代人類對外太空極為著迷期間，擷取飛碟為靈感設計出的住宅，此外還有跨千禧年的解構主義建築，像是出自法蘭克·蓋瑞之手、閃耀光芒的華特·迪士尼音樂廳（譯註：二〇〇三年落成的該音樂廳以許多大片不鏽鋼板為屋頂，因此反光極為強烈）。

不過，如今風水輪流轉，建築設計的趨勢開始愈來愈向太平洋的另一端（譯註：亞洲）取經。去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其跨城對手「南加州大學」都不約而同地為建築學院聘請了新舵手——而且兩人都出身亞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建築學院新院長是來自日本仙台的阿部仁史，而「南加州大學」則請到了來自中國西安的馬清運，他目前在西安和上海仍分別設有工作室。這些任命都代表著一種耐人尋味的轉變，而發生的時代背景是，在亞洲各地，期望能同時解決歷史和都市化等議題的充滿活力的新建築，紛紛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但在此同時，美國建築方案卻遭到如庫哈斯等建築大師的抨擊（譯註：庫哈斯為荷蘭名建築設計師，預計於二〇一一年動工的台北藝術中心即預定由庫哈斯領軍的團隊打造），庫哈斯向《洛杉磯時報》透露，美國的建築方案「一味以西方為中心，實在不得體。」阿部仁史指出，「都會設計過去往往以西方為中心。但如今亞洲格外生氣盎然，所以我們也應向亞洲借鏡。」

07-30

馬清運

馬清運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建築的無常，而這對任何樂意見到洛杉磯毫無節制的都市擴張被剷平清除的人來說，尤其具有吸引力。四十三歲的馬清運認為，今日西方建築是沿襲了希臘羅馬的傳統，後者的精神就在於石質建材和建造旨在永垂不朽的事物。

明顯為現代中國之子的馬清運，質疑西方世界這種保護主義的本能反應，「萬物都有生命循環，建築也自然應當如此，」他如此表示，「保護主義這種行動，會犧牲掉未來的可能性，因為未來也需要能發揮的空間。」

毋庸置疑地，建築夷平與重建的智慧，主要仍要看背景脈絡和執行的層面而定。例如，美國一些都市的都會更新方案最後均以失敗告終，而如果北京把幾百年歷史的胡同更換成平凡無奇的公寓樓房，豈不是破壞市容？不過，馬清運並非主張我們就應該拋棄過去，像他在上海附近（譯註：青浦社區）推出的「拇指島」方案，就以現代化精神重新詮釋了古中國對景觀的尊崇。他所設計的社區中心（譯註：青浦水上圖書館），波浪般的屋頂營造出宛如綠茵覆蓋的山丘，與附近湖泊（譯註：夏陽湖）相映成趣，以此向山水連成一氣的古老傳統致敬。

阿部仁史

四十六歲的阿部仁史仍在祖國日本保有自己的建築工作室，而日本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國家之一，因此環境相關議題可說是至關重要。長久以來，日本建築師一直必須苦思如何在最狹小的土地上，打造

出既引人又具功能性的居住空間；在日本，一整戶人家只佔了區區三百平方呎土地面積的現象，稀鬆平常。在二〇〇六年，阿部在東京北方、地狹人稠的埼玉，打造出結合了小兒科診所和私人住家的住宅（譯註：即宮原小兒診所），他在三個樓層中引入了陽光，而部份建築則以水泥屏障來維持私密性，並穿插以安裝位置不對稱的窗戶。整棟建築感覺起來相當開放，同時卻不至於讓住戶曝光，而這種解決方案——以及靈感來源的那種環境——就是阿部仁史希望讓學生能浸淫其中的氛圍。「東京是未來所繫，」他表示，「這個都市極具現代性：包括人口密集問題、生態環保議題，和公共與私密之間的關係等。」

07-31

多元文化教育

聘請這兩位建築設計師，並沒有立即改造兩所大學的課程或文化，而這也是阿部仁史和馬清運之所以還要利用洛杉磯離亞洲較近的地利之便，進而派學生赴海外的原因了，因為他們認為，讓學生暴露在日本和中國的環境，將有助下一代美國建築師引發嶄新的思潮。「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碩士研究生在這個學年度將到東京研習都市化和建築，希望能藉此學習到可以運用在洛杉磯的寶貴功課。至於在「南加州大學」，馬清運則在中國設立了首家「美國學院」，靈感仿自在羅馬備受推崇的「美國學院」，後者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能單獨進行研究，同時也能分享各自的創意點子。「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菁英曾在美國接受教育，」馬清運表示，「如果美國希望維持原有地位，就必須把重點轉向在藝術和人文學科的領導地立。」

當上流文化遇到了流行文化

即使阿部仁史和馬清運都不約而同派遣學生赴海外學習，兩人同樣仍對客居的洛杉磯的氛圍著迷不已。洛杉磯絕對不是西方都會，」馬清運說，他很喜歡洛杉磯的韓國式香療中心和卡拉OK酒吧。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的得獎建築師葛雷格·林恩表示，「這是一種融合，」洛杉磯同時接納上流文化和中下層文化，進而對亞洲產生了「真正的同情」，「對於流行文化和流行文化工業，日本和韓國等地往往比其他地方更加尊重。」

「洛杉磯一直持續不斷地在營造新社區，人們持續在相互感染影響，」馬清運如此表示。阿部仁史也抱持類似動機：「這座城市讓人們得以測試創意靈感。你可以見到許多不同的經驗。」而歷經百年實驗性的建築觀點之後，洛杉磯如今又多了兩種新觀點。